

HdM · 文章：鞠白玉《东冲暖流》

撰文：鞠白玉

东冲暖流的颜色是不加修辞的色。在朦胧氤氲的记忆中事物浮现出本来的样子，海洋与暖流在不变中变幻，时间与海岸线一同无尽地绵延，这是郑孟强生命生活里回忆的底色，不需要通过遐想获得，它从过去到今天粘连和累积成如此的形状、色彩，这一切已包含了事件，情绪，意志和感觉。

艺术家的每一幅作品中就是“这一天”的事物，这一天和每一天日复一日，这一天和某一天又不尽相同，未来将和这一天相似。全部的作品也可以只是一天，它带着人的思绪进入到总是联结着此时的彼刻，当我们抵达时，看到的是永恒中的沙滩上仰躺着喃喃絮语的恋人。

这令人想到多·斯·富尔对伍尔芙的《到灯塔去》的评论：“海洋与黑夜浑然一体，时间围绕着一个中心流逝。晶莹的海水，以其涛声和波浪，赋予日常生活，岩石结构，布满水洼，流沙和海风的世界以节奏，创造了友善，微妙而又敏感的气氛”。郑孟强作品是与意识流文学互文的图像，外部时间和心理时间的依次延伸，渗透，直到进入意识的深处，东冲半岛上的“这一天”就是一生；暖流就是流动的意识，它使一切在悄无声息中改变。

艺术家提供了双重时间（客观时间与心理时间）的同时也提供着多重视角，自我与他人的心灵经验，以及借由他人视角对自我的观察，从东冲拂来的暖流将时间和空间混成一个大陆尽头特有的暧昧，其中裹挟着的是艺术家过往至今的情与爱。整个《东冲暖流》系列，就是艺术家对时间的追溯，它是他用回忆勾勒的一个所谓的“真实”的生活场景，以日记性质的自述体在试图从时间的河流中捕获那些失去的细节，因为过于日常而没有成为“时刻”的细节，是如今像宝石一样散发着能量的热天午后，是粉色礁石与深蓝的夜，以及与“我”有情感联系的他人共度的时间。

相较于郑孟强以往作品中自然背景下的恋人肖像，在《东冲暖流》的系列中依次出现了他的祖父，外婆，父亲，妻子，刚出生的孩子，他们是在不同时间出现的艺术家生活中的重要情感人物，仍然是日复一日的抚养，陪伴与守望，最终成为了“这一天”。当空间时间被压缩，心理时间就得到了绵延，而不同景别不同人物在同一内心叙事中，形成了叙述的叠化，似乎是各自独立的事件又绝对交错相联，每一帧都是个体的重新观看，触摸，往事组合在一起，是历久弥深也是弥新。而搀扶着祖父的那双手，和刻意高大化的形象，是在回溯中弥补的缺憾。

郑孟强生在福建霞浦，幼时随父母搬迁辗转于东南沿海各处，各地方言的不尽相同，语言的隔阂使他的童年寡言少语，或者说，这是艺术家不相信语言的原因，而出自上海美专的祖父对其的教导，教会他以本能朴素的目光看待和感知周遭，绘画作为艺术家的第二语言也是生来擅长的语言，则无限的拓宽了他的表达，将他的有形世界延展在时空里的无尽。在祖父启蒙教育下的中国传统画中强调的线，在今天则被他微妙地隐藏在色块中，在这些低饱和的色块间的精心的边界，是艺术家对祖父的遥远的致意（*《一次别离》）。东冲半岛上，陆之

尽头与海的连接处，是艺术家与外婆倚在家门口的眺望（*《故乡的午后》），他们望的就是那片寂冷的成日不变的海，被礁石分割的不完整的海，礁石的褶皱里是人的故事，是雨季的朦胧散去后忽然又开阔无垠的海与天际。

这些内心经验叠加最后至简成的色块，越是让人感到时间的凝滞就越是带着涌动的向前，越是坠入这种回溯的深情就越是伤感，因为我们明确地知道，那是过去，它们正是在时间的海岸线上漫步时经过的一个点，这个点被艺术家固定和放大，使它不受时间的困扰和拘束，不依赖具体的经验内容，这就是意识流文学中做到的那样：“是心理时间中的永恒瞬间”。

郑孟强作品中的人物贯常中是以高大的身姿表现，他们和自然中的礁石海岸与远山等比例地示人，这是艺术家内心的自我形象的投射和期许，在他称为含蓄的朦胧的地域环境中塑造出的一个温柔敏感的人格，却是以坚毅倔强的形象出现，生命的强度足以使人们和山海等身，与自然共存。艺术家的记忆中一直有童年时期同家人沿着海岸线行走拾贝的经历，他们在空渺的沙滩沿线一直向前，逐一拾起沙滩上好看的贝壳，他们一直走着，一直弯腰拾起，仿佛世界只有山海，只有他们。他们有时和孩子走远，便从空旷处呼喊他的名字，虽然知道他终究会走到近前与他们汇合相聚。在绵延的时间和漫长的海岸线，只有他们。而他们要向灯塔去，尽管灯塔未必存在，但是人们就这样在暖流中向前。

“我们的心灵生活是整体流动的，而各个心灵事件就是在这种整体流动中产生的。我们所处的每一个活动地带既包含了各个事件，又包含了我们的感觉、想法和意志，而那个被我们意识到的事件就是这个活动地带中被照亮的点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的各个心灵状态或事件是前后联结、彼此交融的，它们共同组成了生命的河流。”——亨利·柏格森（Henri Bergson）

原文链接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-bVE32Xb4NanW0-pjNmSzw>